

舊志序

邑之有志所從來尙矣諸璫璫毋論其大者如山川土田城郭溝池之制賦稅職貢出入盈縮之規與夫食貨兵刑禮樂之式初守異而風會見沿革異而經制見文質淳漓異而張弛掃更機權見凡此非邑所有事乎而信今傳後則賴之乎志矣志若何而可以已也今有治生者於此所居積者若而貨財所蕃育者若而蹄角所勤植者若而畦畝所駕御驅使以任趨時之役者若而童僕此其事何如一邑設非有籍焉以紀之迺其身將安所稽而核其後人又安所徵而信也而何疑於邑昔孔子嘗志二代之禮而

樂亭縣志

卷末

序

一

惻惻然以無徵慨也以此哉樂亭故永之屬邑也諸如前所稱者率犁犁具而於志獨遺豈其令是邑者苦於蒐輯初始之難耶抑以其畧固已籍之乎永志耶然而竟屬之缺典也古鯁潘君爲令在在有聲而茲治樂亭則凡三治邑矣余跡其治行不能一一述總之乎承宣德意撫循元元者靡不監古酌今廢修墜舉且力益有餘遂謀所以勗邑志之始爰詢諸故老採諸遺籍不憚矻矻而竟以獨力成之自輿地以至藝文發凡分彙炳若臚列卽太史執筆班掾佐之未有以易此者而徵序於余其言曰志重典也某不自菲薄竊有所志而二三名賢長者胥以其事鞭策

某也某將安諉今幸已粗成不敢謂文然而二百餘年故實庶幾足徵非向者所足比矣使君能無意爲令一言以光斯輯也哉余謂志所重者文與事也文取馴雅事貴核實今令君兼此二者以脩樂亭不朽之業則已事不忘而可爲後世師甯第母負二三君子責成意哉繼潘君而令者將斟酌已事以惠樂亭民民永有賴於是輯也而潘君所遺澤遠矣余故不敢以不文辭也因推其意而序之如此云萬曆二十一年總理永平等處糧儲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晉江陳鳴華撰

余之爲樂亭志也豈得已哉先是仕洛陽固始皆中州地

樂亭縣志

卷末

序

二

文獻足徵惟是樂亭逼鄰邊海載籍獨闕辛卯而後且紛紛多故矣歲壬辰觀察楊公持憲北平首檄取邑志已媿無以應居無何郡守馬公會計州縣錢穀徭役損益之數又苦於無所考余卽至寡昧尠識亦曷能負上意於是旁搜往牒延訪故老並稽之府州志及叅以青城于君命盧生所輯錄而僭附以己意爲志上下二卷上之皆得報曰可書成就正部使陳公且蘄叙其端蓋詳哉其言之矣余復何言哉夫志從心而志書者又從心而筆之於書以言垂久遠者也下之心有以異於上之心乎今人之心有以異於昔人之心乎故曰同民心以出治道又曰唯君子爲

能通天下之志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弊有不可勝言者邑自朞設以來若疆域若建置若官師  
若學校若財賦人物若禮樂刑政兵馬錢糧之類利之所  
在民心欲趨而不能自致害之所在民心欲避而不能自  
去其間豐嗇多寡因革興除之大端又皆民心之所欲觀  
欲聽而又不能自爲識憶夫民以其不能致不能去不能  
識憶者悉舉而待於上上之人無論不致不去卽致之去  
之而不爲志之使寄其識憶於不窮昔以諉之於今今又  
以諉之於後卒至於無傳而不足徵民將何賴焉余之爲  
此志也誠有不得已者矣雖然中州之人奢而靡邊海之

樂亭縣志

卷末

序

三

人愚而悍治奢靡者在維之以禮治愚悍者余以爲非禮  
莫範也譬之禦水而無隄防鮮不潰矣禮民心所自具也  
以此定民志亦以定邑志掛一漏萬得此失彼余豈敢自  
昧第曰草創之而已若夫討論修飾潤色則厚有望於同  
志君子萬曆二十一年知樂亭縣事古鯤潘敦復撰

樂之有志也創於夏津潘公時歲在癸巳公博雅君子摛  
采侈馥索蹟紉僻數百年故實若指諸掌後三十年壬戌  
予不佞承乏茲邑突已兩稔而邑之可紀者已犁犁具自  
維謫劣豈敢妄云殺青竊念潘公若諉之於先則樂無志  
予更諉之於今則潘公後無志且壬辰癸巳間島夷弄兵

樂爲海防要地公於羽檄交馳中擘畫邑志是豈自甘勞  
怨哉蓋以志與史同從來無不史之國而有不志之邑乎  
鉅典缺畧責在長令公任事之苦心可謂篤矣顧數傳後  
駸駸有蒙古在軍之勢予寡昧淺學日臨湯火乘載之筆  
卽不敢媿美於公而公之美不可引而長乎則有補之法  
在本學正貢王生名確然者品高月旦學博古今言動馴  
謹掌故熟練絕無世宦虛憍氣習不佞雅重之因以此托  
之爰取邑志自癸巳後分門續入而不佞公餘參閱據事  
直書不叅已見數日輒竣名之曰樂亭志補付之梓人用  
告來者因嘆潘公志成而倭焰愈張予之補成而寇逼墻

樂亭縣志

卷末

序

四

下吾兩人者奚止臭味相同而遭際艱難之同有如此說  
者謂日月未賒人人有口補亦何庸正謂人人有口恐未  
必人人能識河清難俟湮滅可虞大約寓內之志甲子一  
周重脩者夥矣再三十年是卽其候設有如椽之筆旁採  
故實是補也不已過半乎總之不佞雅重創始而僭爲續  
貂使後之君子有所憑藉云爾若竊附前賢覲焉作者之  
林則予豈敢則予豈敢天啟二年知樂亭縣事衛源劉松  
撰

從來治因乎民而民麗乎土土之所奠百姓聚焉政令於  
是乎成教化亦於是乎出其間疆域建置之由山川風物

之異官師吏役農田學校之制人物士女功業懿徽之傳與夫一切張弛因革廢興損益之沿世而遞變不有以志之則散而無紀略而不詳雖良有司殫心民事力以振興修舉爲己任恆苦於進無考據退鮮折衷而有不醅不備之憾此余於陳君續脩樂志之舉不禁爲之惓惓也陳君爲太常筍湄先生令嗣奉庭訓來宰樂邑能因其俗而撫循之匪怒伊教民不忍欺習焉安焉藹乎若家人父子交相愛也旣無不致其情爰遂有脩志之役費給於俸事稽於牘權輿於舊乘博綜於前史而筆削纂摺一取成於心蓋其書之脫稿宰盧龍且半年餘矣嘗考樂志昉於前明

樂亭縣志

卷末

序

五

萬曆年古鄒潘公補於天啓年衛源劉公越百餘年乃續修於今日潘公劉公皆當兵戈擾攘之會刻日成書陳君幸值太平清晏之時鳴琴多暇而經營積之數歲卽繕校亦近一年似乎二公爲其難而陳君爲其易然潘公有盧生旣輯之本劉公則因潘公已就之書而復有王生爲之屬筆若陳君則舉百餘年遺佚散亂之事爬搜剔括無隱不彰且肩以一身出自一手又其訂訛補缺多成於業已請調之餘則二公之難未嘗不易而陳君之易轉有所甚難今取其書讀之發凡起例綱領昭也援古據今考核詳也羣分類聚體制明也闡微顯幽表彰勤也至於鑒民生

衣食之艱而強教悅安之不可以緩則一編之中三致意焉信乎可以徵信傳後其良法皆其美意爲之宜乎樂之人士願其留恐其去旣去而後來奔候於盧邑者半年來猶踵相接也君初以循聲題調首邑近乃格部議將仍回舊治是則父老借恂之請兒童迎伋之情陳君實親見之今而後樂之人士喜可知也而陳君之所以嘉惠邦人必且務滋加益月異而歲不同則斯志也且與頌聲而俱長是爲序乾隆二十年知永平府事長白七十四撰

舊志跋

余樂亭人也 先大夫久宦於外生余於豫章長於楚皖初不知樂之城郭宮室何如也丙辰乃旋樂以居 先大夫憂閉戶三年於邑之規模梗概猶未盡知戊午出就外傅因閒覽形勝又得前明舊志讀之而後古今建置興替之由幅幘廣狹之數瞭然於胸樂亭西附

京師北控番塞南逼溟海東接榆關股肱咽喉地也金元明季之時變亂相仍民亦凋瘵矣我

朝定鼎以來

聖聖相承聿臻至治命官選吏代有循良然後樂邑居民老死不見兵戈耕食鑿飲百有餘年生齒日衆人文日昭太平之象直爲前代所希而邑志一書仍復抱殘守缺上無以表

文治之光下無以徵風俗之美亦吾鄉薦紳人士所屬望於 賢邑侯而樂觀厥成者也已已余方備位京曹適

晉江陳侯以循績擢宰吾邑將之任猥蒙見訪余於晉接之下窺見一斑已私爲吾邑得 賢父母慶不數月果有邑人相報曰賢哉 侯也余詢之日有三善樂旗民雜處地也訐訟不決者以千計 公披斷旬日塵案一清一也嚮有投訴者多羈候累日 公片言折之一無沈滯二也

又戢奸除暴犬不夜驚三也夫如是可不謂賢乎余聞之竊喜其後七年間政聲洋溢傳徧國中如捕蝗禱河二事尤堪頡頏古人則洵乎所聞之不負所見有是哉今年春余將出刺桂陽適 侯以重修縣志郵致都門屬余梓且序余曰序吾何敢第念 侯於吾邑旣利無弗興弊無弗剔政成以與民相洽乃始徵文訪獻補百十餘年掌故之遺備異日太史採風之具其亦異乎世之無實而託諸空言者矣余雖不獲久居里門親炙休光顧樂以耳之所聞爲邑人誌之俾知今日所由蒙樂利之福登協和之盛者皆

樂亭縣志

二

聖朝百年休養之仁與 賢父母數載噢咻之澤也爰不恣不文贅諸簡未並質 陳侯知不以爲貢諛云乾隆二十一年仲春之吉二品廕生知湖南直隸桂陽州事邑人李掖垣謹跋

樂亭縣志跋

書云時哉弗可失孟子取齊人之言稱雖有智慧不如乘時甚矣時之可貴也如樂志之修自乾隆乙亥至同治丙寅百一十餘歲其間改革興除亟宜續纂而倡率無人時未至也松陽蔡公少川於同治四年冬來涖茲土當戎馬空惚際以重修邑志見委霖不敏弗敢自任復以鄉邦重務義所難辭爰趨商於 史香厓先生 先生欣然允從於是發啟四方廣爲採訪考獻徵文按類編次 先生主其事霖亦襄贊其閒並各出貲延人分繕自春徂冬八閱月而稟具蔡公方擬捐貲付梓乃未幾調高陽去越明年

樂亭縣志

跋

一

回任旋歸道山邵陽王公斗坪繼之又以志稟爲通志局所留未果梓迨合肥陳公序東由臨榆調攝樂篆霖於公謁時言及之陳公意極躍然適值 太守游公以捐修城工至樂並邀 香厓先生纂修郡志迺將志稟取還撥府局捐款五百金作劖劂費霖與諸同人遞加校勘時幾兩載而書乃告成夫縣志一書非甚繁重也甲子重週無人過問至蔡公始倡之至 游公始成之中更兩令尹時閱十一年若有時未至不能強爲時已至不可不爲者一事之成運會關焉士大夫生於斯世凡義所當爲分所得爲力所能爲苟或怠玩因循弗克振作動日有待其能有成

者幾何哉則甚矣時之可貴也

光緒強圉奮赤若小陽月邑人李潤霖謹跋